

甲申傳信錄

中中傳信錄卷之八

彭城錢勣著

桑郭餘鈐

陳同父以桑維翰蹈郭子儀之轍借兵復仇而因咎
唐太宗之失語任龍川集中不贊述而兵復仇之義
有似于桑郭而功業不同故曰餘鈐

吳三桂字長白南直高郵人進東中後所籍父勣字
西環並起家武庫以軍官功歷官都指揮使鎮守寧
遠崇禎十七年正月以秦寇勢迫調勣入京協守勣

遂携家入京三月廷議撤寧遠鎮并調三桂入京惕
勒秦寇封三桂西平伯

上手勅諭之三桂方奉詔未及行而聞己陷都城矣聞
入各鎮將皆降獨三桂道遠未通聞令諸降將各發
書招三桂令其父勸亦書諭之使速降三桂統師入
關至永西平沙河聞其父勸為賊刑掠且甚三桂
怒遂從沙河縱兵掠而東所過糜爛頗兵山海城
益募兵諸復京師矣先是十六年春歲晚田弘遇游
南京吳閻歌妓陳沅顧壽名震一時弘遇欲之使人

市願壽既得而沅最幽靚絕世價最高客有于弘遇者以八百金市沅獻之是歲弘遇還京病卒及勅入京三桂遣人持千金隨勅入向弘遇家買沅既得勅即遣人送之西平關入京師偽權將軍劉宗敏住田弘遇第聞沅壽色甚希索之壽從倭人潛通而沅先為吳勑市去于是集倭人七人而繫勑索沅勑具言遣送寧遠久矣宗敏堅疑不之信以故拷掠勑時三桂兵至五千乃益募兵至七千慮兵革不可決勝聞蒲州且發兵入獵因馳書借兵約共圖京師而與副

將夏登仕等帥兵而盟盡戰守策登仕者本秦人竟
臣降閩三桂覘知之酒次即以女許字仕登子割襟
定約于是委五副將守閩而已獨任戰謀者以三桂
叛據山海閩閩閩以責割而宗敏亦已潛釋勦且
宴之矣四月十三日閩晨起勦勦軍中以行步騎精
兵十餘萬東出十九日攻山海城圍之數匝三桂度
不支益遣人夜告馳滿兵速來而已堅壁不出山海
城者閩內鎮城也東二里許復有羅城外拒閩慮三
桂東遁出尋兵二萬騎從山海西一片石口北出而

東突外城薄閘門圍截之三桂不能通而滿洲方盡
發騎兵而西北再見三桂使度已勢急遂飛馳而入
二十三日至外城則火炮從東向擊清兵疑不敢進
駐兵彼嘉嶺高張旂幟以待三桂從城上望見之急
呼數炮從砲擊擊道中突圍出外城馳入滿洲壁中
見大清九王九王曰汝約我我來何用砲擊我三桂
曰非也聞兵圍閘內三向甚固又以萬騎並邊牆東
過歸路故用砲擊之使開可得間道東出也九王曰
疑也然無誓盟不可信且聞兵衆閘內兵幾與閘同

必若兵亦難嬰殊異之則我與若兵俱無憚矣三桂
曰然也我國非怯也徒以兵少止數千使我有萬騎
則內不患寇外猶可以一面東制遼藩我何用借兵
于者今為兵少固熟誓約難嬰無恨亦決勝之道也
于是遂與九王共傾而三桂即斃其首以從九王居
後隊三桂為前鋒英王張左翼統萬騎從西水關入
豫王張右翼亦萬騎從東水關入所謂豫王者十王
也英王者八王也九王者攝政王也而外城以西率
卒盡燭于是三桂復入關急呼城中人盡斃使駭敵

或不及髡即以白布斜束項背別之即日滿兵盡入
閉開闕內三面並出延敵開戰慄不知所出三桂戰
甚力滿兵尚按兵不之動闕下北無戰意立泉吳勦
首懸之至高之府以示桂而闕遠近衆遂潰滿兵遂
縱騎突之躡步卒且盡傷騎兵過半選鋒驍將莫不
重傷闕兵大敗走而西三桂哭其父勦屍至哀九王
為櫬殮之而使莫王豫王急從三桂以西且曰遲即
都城靡爛無繼為矣三桂遂西初闕入京師門甚禁
緝紳無敢行者及東出禁少弛道路之人且言三桂

奪太子入入即太子復立即順賊所署諸臣必斬無
遺于是仕闕諸臣靡不望門疾步乘間私逃矣聞自
永平馳千里馬一日夜入京入即盡斬吳勅家屬凡
三十四口于市而佯以登極祀天陳南簿出卻二十
八日宵遁二十九日晨起焚宮殿及各城門罷譙始
盡寇兵皆西惟正陽譙樓不火三桂及八王十王進
闕出故闕而西當是時有傳吳帥軍約入闕令官民
盡為

先帝服喪大兵入城凡冠素者不殺由是士各棄素

冠泉任御史曹溶約諸臣共議城守以待五月初一日立

先帝位于都城隍廟中縉紳皆縞素哭之權設五城御史樓賊守門甚力是日西江米巷諸商聞吳兵將擁太子入即合資為吳勑家舉喪凡三十四口俱悉善觀衾衣殮之初二日錦衣衛都指揮駱養性同吏部侍郎沈惟炳鵠諸臣立

先帝位于午門行哭臨禮既畢駱備法駕迎東宮于朝陽之門初三日晨起諸臣俱赴朝哭臨各先後行

禮始畢有言錦衣衛兩簿出郊易輿之際非東宮也
諸臣惶遽而退及入前驕者麾都人悉去白冠則大
清九王率滿兵入京師矣于是城上白標驟徧紫禁
中煙爐遂下令建國大清紀元順治初六日為

大行皇帝發喪令百姓素服哭臨三十二日三桂及
二王遂入京師三桂又自為

先帝發喪亦三日而畢發喪之日大清以都民搜斬餘
冠不已因下令薙髮薙髮者即非賊于是官民悉薙
髮無遺者六月復下令蓄髮如故云

贊曰夏之亡以妹喜商之亡以妲己而周之亡以

褒姒

先皇帝無女戎之禍而覆社稷開煙荒今曰十一日而
速赴聲由陳沅吳執

桑耶餘銓者謂桑仲翰所為即沙陽而水孝
之吳逆者亦步師桑仲其說不甚要也吳逆直正俱
失無所置辨亦謂其以陳氏故叛國則亦直乎下氣
歸楊完姑字馬氏同見於世於劉宗敏既而氏為宗
敏所誅步不知而往則國難時氏為歸吳也其六

安所致而得其常乎

宣統元年有丹書續令謝山先生鮑步亭先生編
有少及此書者附錄於後 沅州

甲申傳信錄卷之九

彭城錢鼎著

戾園疑述

昔江充作姦治巫蠱衛太子據殤節殺充使者以反
問孝武使丞相屈氂捫之太子出亡至湖匡陽泉里
孝武尋悔無殺太子意而太子卒自縊孝昭五年陽
夏男子成方遂居湖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絕似
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得富貴遂乘黃犢車詣闕自
稱衛太子詔公卿雜議視莫敢發言莫不疑獨此從

吏捕收詔廷尉驗治竟得姦狀方遂坐誣妄不道腰斬
新孝宣元年追諡故皇太子曰戾薨園邑焉今

大行皇帝太子遭閹亂不知所之其後有自稱太子來
一時譾視者率被刑戮事固與太子操異而譾戾者
幾與方遂同然而天下後世疑不能明也紀戾園疑
迹

大行皇帝三子長太子名慈娘甲申年十六歲次永
王名慈煥少四歲次定王名慈燦少六歲太子定王
皇后周氏出永王皇貴妃田氏出

文書房傳出揭帖
皇子公主並排太

子一長公主二永王三定王四坤儀公主五懷隱王
六長公主周后出坤儀公主表妃出懷隱王曰妃出
懷隱王不而甚慈上紀愛之終未病將薨忽稱
妃為九蓮菩薩并言妃即降唐李居萬府母親也
先是李皇親武清侯以不期謁祿禪時九蓮菩薩具
言于皇子口中同是復武清侯爵而宮中事佛亦自
此聞紀闕

上遣太子及二王出匿而自縊

上命太子至成國府王至嘉定府永王至

田皇親府太子寂後出不及至成府而臣民間永定二王並至嘉定府

十九日闖入求

上及皇太子二十日晨起嘉定侯周奎以永定二王入

朝問令行君臣禮不從遂長揖問曰若父何在孤必

無殺意何不一出見孤永王曰不能而受鄉辱自縊

宮中無他去也閻又問曰早集曾飯乎王曰尚未進
膳因進飯共食午時得

上崩駕闕謂二王曰若父皇何苦自縊即存孤將與分
治江南不忍有弑君之名今即死非弑也今無傷
侯大定天下孤將裂地而封爾無憂因發偽檄將軍
劉宗敏家善養之二王既至宗敏所尚衣赤謂監視
軍士曰我當衣素奈何衣紅可為我取素衣來軍士
曰何處有素衣將往取諸宮中可乎永王曰不可遂
罷二十二日二王復入朝闕語在廷者曰我將以祀

稱聲與太子鳳蘭大叱問鐸云汝一白衣貪明刺大
祿今得見太子反云是假良心已絕真禍亂不若也
覽復下階罵之鐸無詞以對揮鐸一拳百姓前擁爭
奮擊鐸甚固刑部滿洲尚書云且收入監所審遂擁
去百姓叩頭衛中哭聲震天地擁聚獄門不能去鳳
覽步送之入獄即取衾褥命家人入獄奉侍之明晨
問鐸具疏聞之朝客曰二十日有素不相識內員同
不知名男子到臣寓稱前朝皇太子臣伯父金贖耗
不能辨詣前朝公主面之稔知假冒叩以往事都不

能對即日根迹此人潛住何處至朱一家次日問之
其人姓劉有一哥哥有母年六十說書生理目不識
丁即其間少知一二宮名皆平日竊聽尼僧之言而
尼僧實舊宮人二十二日回教先首於北城巡營參
將夫與減總絕存于聖恩何物奸民謬稱皇嗣臣不
昧舉家憤惋據此奏聞其與巡營移狀略同獨云先
時婆子瓜去鼻上一道將婆子即追了命此事出于
内外人何以知惟此句為可疑而疏中不及此語即
日遂入殿中廷勘男子之言宮中事頗窮歷訊之內

監內監多不言是有一楊監在旁男子曰此楊太監
嘗侍我訊之可知楊舍婢曰奴婢姓張不姓楊先服
侍者非我也因呼舊錦衣嘗侍衛者十人訊之十人
齊跪曰此真太子顏母傷復訊之晉王晉王執不言
是獨舊常侍內監曰是遂下常內監及錦衣十人同
偽太子皆繫獄明日刑部復訊之除常內侍舊錦衣
外無敢言是者滿洲尚書云你的係何人來冒太子
是何人主使男子曰亦實真太子汝既以我為假我
何必辨但看公主豈圖甚事以同奎寶我故有今

日若輩如此待我何必更審真假且我既至此豈復
求榮貪生不必更煩言矣復下獄百姓以王德化驚
掌司禮曰侍太子初訊之言無次日不復言真因擁
至其家欲推擊之共食其肉而德化已暮夜空空潛
遁矣自是連審之終不能決而執言太子偽者率以
太子所不能之事為難鳳覽因上疏力爭之曰竊謂
前太子危地也或生或死或侯或王其權在於朝廷
何所覲覲而假之即貴而侯矣不能富貴人貧賤人
又何所利而為此無論其供詞與保者驗者俱確有

所憑即臣部伍日所見刑戮之事指不勝屈假者能
無憮心而一悲一喜一言一動略無常態常人能片
時裝飾否此滿洲在部諸臣朝夕起居所共悉者也
今苟求者但責以所難敢捨軀為一副之如責其身
軀大喉音宏並人慳長者並重限十六忽燕偉壯世
間多有且或有私遇喉音乍宏未可知也責以不工
書屬時紳子弟恒翰賢子師傳二十餘年而不識一
丁者經筵做書保無代筆獻媚者乎若指前太子下
筆成章人皆素曉譬如江南貴介子弟文辭達布書

書傳聞而本人實無所長皆屬情人理亦有之若責以宮中舊事不能盡析患難以來乃能脩道並身處富貴諸不者患難中事事記若試問各官朝賀跪拜諸禮有悉記鴻臚寺呼儀節者否若問以內監宮人不盡能呼名姓蓋未寒而未飢而食隨時衆夥不暇經心及此試問各官衙門吏書皂隸等幾何人有能悉呼其名悉記其姓否若責太子二王向在一處熟往時在劉宗敏家或在李賊傍人皆喧傳周皇親獻出後遂大行梓宮及出閤旋死某城外聞知止

有二王不知有太子也至晉王亦稱三人棧在一處
得可慮奪其寵乎且往時多傳

先帝鍾愛第四皇子則太子之不慧可知况太子隱匿
民間無敢炫耀外人又不知有太子特以探妹數回
致周奎恐懼妄以為假壹屬有心假冒之也昨至內
院刑部官共訊周奎三遁辭曰即以真為假亦為國
家除害何好則其摘發愚妄之私盡露至訊問時太
子不能盡答詞或顛倒蓋君養既失不堪挫辱使聽
其從容自道詳有八九自不可以民犯類觀也總之周

奎以皇親慮有太子太內員又得罪

先帝者也恐清朝優以爵祿禍且及身既有成心卒無

實故周奎不言是諸臣自然瞻顧大內員不言是小

內員益皆不敢然民定有口何能混淆昧死劾陳仰

祈菴疏上復與晉王廷質太子晉王執不言是鳳

覽勃然不悅語侵晉王時詹閣臣謝陞久入內院陞

詹當侍講認太子初訓時陞亦以為非是太子呼陞

曰謝先生豈亦不能相識乎前時某日先生講某書

言某事云云如是先生猶憶之乎陞默然不復言乃

曲舒十梓鳳覽復怨陞因此陞不臣復有內臣譏太子者太子額有微瘡今何無太子曰聞賊入城之日我先逃避至東便門獲且飢有老人鬚眉皓白者以手抹子額老人因忽不見後遂不復見此瘡此其言近詎廷諫皆不能信復下獄繫之而正陽門商民各具疏請釋太子共雪謝陞悖逆無道禽畜也究平民楊時茂疏言夫內院馮洪不識太子青窠未入朝也謝陞身為宰輔入侍講筵不能君辱臣死亦已過矣既仕靖朝遂忘小主此執父弑君之徒不足立于民

上者也曹化淳以親近內臣嘗妄奏招募吏謀官丁
又請建營房糜費帑餉卒之開門迎賊入城又挺
身侍從入朝今清朝入都又復侍從王側此賣國亂
臣雖萬斬不足服兆民之心大監田貴以下齒之人
亦恃勢妄奏內員之惡一至于此若周奎起家寒命
謬膺皇親之重

先帝付以皇子首月最親可托下期城陷即獻於賊賊
給其禮儀序正堂奎之慘逆早係殺主求榮之臣自
宜不顧太子以絕明天子之後其姪周鐸本內稱太

子保讀書人有六十歲老母有哥哥既得此語今何
不得其人又其捕營首狀云鼻上爪去一道將婆子
追命此句可疑其貪欺之心盡見矣如以奎鐸妄語
致傷太子不如斬茂之身內剖為泥骨磨為粉以贖
太子茂得從

先皇帝于地下茂且死不朽矣順天府內城民楊博疏
曰竊照城破之後舊君崇禎三子賊害其二遺有長
子不知流落何所十一月二十二日捕營突有太子
之徽臣等咸知其真有識其眼目者識其口齒者識

其聲音者又識其行走者更有識其腿有疤記者種種是無如指那張文奎內侍常進節及孫近侍可問也皇親周奎縱姪周鐸擅以棒打並鐸以隨娘黑姓之子乘東宮之立首佔侍衛皇后知其非族欲斥逐問罪奎以睚眦多方可宥故鐸私恨懷奇鐸又曾獻宮妃于肅此其悖逆而怙終也謝陞于先朝冲滿御情為言宮帑核本非愷恭之臣而又蓄回籍之恨至千伴讀近侍不敢言是者皆由司禮監曹化淳有通寇獻城通死君父之罪寇去城內之民操刀露刃殺

入其家化淳逃避罪重不可自逭莫利太子復留今
伴請近侍非化淳之心腹即化淳之名下也若太醫
院官進宮診視之多無有過柘也今含糊支吾非受
奎託必受陞囑矣嗟乎太子生深宮之中長阿保之
手珍衣玉食悉異民間自三月迄今已八月有餘探
心也危患患也深自然形貌稍改不足疑也浙江紹
興民鈕良治疏曰故明太子遭寇難隱身奴隸迄今
月餘凍餒流離無有憫恤之者故奔周鐸家棲止為
飽食暖衣計耳豈期再留三月禍變不測周鐸其効

欲加誅害蒙上令諸臣辨議而宰輔謝陞以明朝東
宮師傅故為不譴然刑部研審周鐸家奴孫才具言
太子到嘉定侯家周鐸合家行叩頭禮太子與公主
相抱大哭衣以錦衣進以麵食此天理良心發于乍
見之時至次日痛加捶楚至今家奴加刃皆慄慄不
能舉手遂具手具奏其心以為明清改章此一遺孤
未知為禍為福莫若滅其繼以保目前富貴其奏劾
之由計無出此據內侍常進尚辨形貌驗疤記述住
事數宮院並無差悞而曹化淳王之俊昧心不臣蓋

流賊薄城此輩獻門賣國逼主死亡既心叛于先朝
何復背留帝子疏上並下獄而偽太子每當廷議衆
莫能決太子即曰殺我可也當是時廷臣有虞天下
公論苛督者乃諷科道官共疏言之於是吏科却給
事中朱徽等上疏其略以為同奎既以太子為何留
宿二日乃始奏聞見時公主抱持痛哭豈陌路能動
至情如此奎初與之衣食後忽加捶楚情事詭張何
其變幻家人孫才供詞刑部諸臣在而鐸載不奏
一字此皆有所不可解也今必從容研質濡之時日

真偽自見若此則畢事誠恐廷臣曰假而百姓疑京
師曰假而四方疑一日曰假而後世疑衆口難防信
史可畏也而國覽復疏劾謝陞十二月十日攝政王
御殿諭群臣曰汝等力爭太子何意哉自有著落何
必爾輩苦爭于廷御史趙開心同錄國覽並而奏言
太子甚切攝政王曰爾等言太子真偽皆無傷言真
不逆優以王爵言偽必傷衆識之乃決獨晉王為明
朝王子謝陞為明朝大朝而國覽不遜晉王為無君
百姓罵大臣為無上如此皆亂民也除偽太子外凡

繫獄爭言太子無狀及錢鳳趙開心等盡斬之時
在廷諸臣共乞生鳳覽開心開心巡視北城滿剌同
巡御史叩頭為請開心而開心矣時亦無甚厲突語
以故得免死鳳覽言太子既與當早有着落攝政王
曰着落不着落于你甚事鳳覽曰人各為其主怎說
與我何干攝政王辭氣俱厲呵鳳覽曰你投誠後即
我家人矣若說人各為其主尚有二心此何說也鳳
覽曰今日之事太子存我亦存太子亡我亦亡意只
救太子為是那會一心二心以是觸攝政王怒而譴

臣之救國覽者亦竭力因改絃苑即日奉叔父攝政
王肯除御史趙聞心選職罰俸三月朱六郎貴各等
二十尼僧真慶等三十三錢鳳覽絞死李時印張文
奎鄭國鼎甲良策王世貴鈕良治陳治國趙炳奎劉
邦憲楊傳楊時茂張玄齡常進節楊玉各斬決而幽
偽太子于太醫院中給十人守之官豆食皆置不食
百姓嘗以粗糲叶食其進即食之先是聞入京後四
月十七日晨起宣武門內大街西忽粘一示略曰此
乃天命剗運如此借手于闖儼非貪官污吏而諸臣

頓忘明刺旋受偽職今大明運當中興太子神異大
小百官即宜改革共輔太子仍行明朝之事即有神
祐若依然叛逆不念明朝立有天神追汝魂魄滅絕
門戶此觀音賜夢不出此示亦獲天譴末畧云天定
大明義興元年四月十七日示即日爲將軍李撫粘
示左右有殺之巡城者因窮其事一觀音沙彌首言
其師明庵所爲遂繫訊之具陳菩薩賜夢不言與不
信從者均有大咎因因之闕敗僧復出無恙及偽太
子繫獄老僧又至曰此太子也不可傷之之不祥訊

其何據曰觀晉書鳴說云楊等之其辭益堅竟斃于
獄鳳覽之就刑也神色自若拜天地君親畢安坐語
刑者曰可矣刑者多舊役痛哭不能舉手百姓觀者
塞衢巷采屋盡望衆至十餘萬哭聲若雷霆既殺明
年乙酉正月元夕後謝陞早朝出見鳳覽于前謝拱
手曰錢老先生在此忽不見而歸卧病數日病篤頸
忽漸腫曰刑部錢老爺至可獻茶將卒數語曰錢老
先生幸少寬母太拘急遂死攝政王濬之竟無傷偽
太子意矣四月初六日東安縣鳳阿營富民和八忽

聚徒剽騾騎及丁壯男子曰往救太子香義村生員
楊鳳鳴為軍師和稱大將軍地民張三為選鋒前將
軍立義旗二竿曰滅口狀明地近士林上林尉請兵
即發騎兵剿之初七日兵下鳳阿張至軍門言曰若
速降還我太子不然爾輩殲無遺類矣騎兵奮刃趨
之急呼放砲未及發而張被砲矣遂屠鳳阿擒和
八楊鳳鳴入京殺之時上林生員孫大壯以聚保采
育城上林土城一名朱育警者誣以和張為緩初九日並繫至
兵部訊之孫曰我非和黨不必辨然太子固真若輩

何心與滿人為伍大肆唾罵遂腰斬之初十日偽太子卒甲申闖寇既定山東德州豪士起義欲引舊相謝陞為重陞匿村墅不出夫人于氏遣人要之曰速入城共事毋緩若依違鄉野雖義紳亦流賊矣陞不聽及清召用即兼程入京師邀夫人行夫人曰我已受誥命于理難安公欲行但惜有子要行可矣然恐老骨頭亦莫送在外耳是年正月其言竟驗初陞親于舉子

先皇昚曰清忠若卿豈終無子者預賜名曰重光重輝

後要果舉子及理存其子蔭為中書

凡論南都事而以王之功為真者如杭人吳農祥輩皆於甲
巳仙姑尤甚其害事者偽要與即儒化略而言其害秘入
官後遣人持勅封南都神為王則信於目以為天子矣
其愚而妄曰外當此大祀時符不割膚一材不勝有濟
況其下之甚若乎然則假令狂偽去而無成者也張方曰
之賊中人太子被害於通州之內門外其說近是
乙酉年後東宮太子之離跡雖出時氣傳無據一詞也南
偽太子則近似乎東宮北偽太子則近似乎永王其害者一
鑑則近似乎定王而定王太子乃多當王之以未公之前已有
定王南來之說波沈說故在良王樞中既沈某弟手執
其兄蓋以此其多又多初朱三太子者皆以為定王耳不
知其皆非也此妄謂南偽太子乃新朝所遣以眩惑南

中者九悖善才獨改王之言曰太子果真不過封以一王
而此言可以解天下之惑矣既作成方遂之後安得
不誅若如錄鳳鳴者其心則原而善其不達於事理也
太子偽永王偽定之偽斯不足深怪者若福王亦偽則必於
而如者錄而錄之林太常曾著錄中錄之而無錄
尤詳則益步矣堂、留都、御史大司馬之令策且名賢
林立其間而使小者王郎輩踐天子位焉豈非怪夢於是
有偽先帝偽福王又舉王偽此童民未有偽太子力為
士吳、母房氏等偽齊王偽陳王之弟郡公偽皇姑者不
足道矣天降大亂怪異百出於國之不出得乎

西國八月二十日譯原錄連竟錄謝山王院於後不誤
考証 傳記

甲申傳信錄卷之十

彭城韓農錢穀著

使臣碧血

葉弘之卽周王忠子公室以党于范氏晉人討而殺之藏其血三年而成碧此忠之所由積也左先生之北使也執節類蘇屬國抗謀類富鄭公從容類文信國卒以見戮嗚呼國家養士三百年而能以詩書之澤對揚祖宗于地下者左先生其無憾者矣紀使臣碧血

左懋第字蘿石山東萊陽人也崇禎辛未進士歷官
刑科給事中甲申奉詔督兵湖廣憂聞變誓師而北
會福世子建號金陵改元弘光懋第入見流泣陳中
興大計選命視師江上除部察院石倉部御史理戎
政事時江左朝士才辣輒臣馬士英議遣使通好于
大清告祭人行皇帝衆莫敢行會懋第母死于天津
之辱官屯計全疏請終喪不許因請使北乃遣水師
陳洪範將師懋第及太僕卿馬紹愉副之以洪範嘗
鎮遼左與清國用事臣易通故授以經理河北聯絡

閔求之命而通書于清傳以金帛因冊西平伯吳三桂為薊國公世鎮燕京賜懋第一品服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行懋帶曰我非敢以寵榮易衣經顧此行君事親事可兩盡否則抗節而死亦不負讀聖賢書報我君我親于地下也秋八月行次滄州洪範聞大清已改命西平伯吳三桂為平西王於是遂遣信先奉冊命授平西王吳三桂諭來使意三桂不發書緘冊奉攝政王覽之冊有內鎮燕京東通語攝政王固已怒矣然朝議以禮來耳令使臣

入見九月至揚村士人曹遜金毓孫正疆等見懋第
言報國之志欲從懋第行懋第曰渡江以來僅見汝
等今上正位繼統思復義勇以佐中興爾輩正不可
多得並錄署參謀行陳十月初進至張家灣時議以
曰吏館處使臣洪範無辭參謀通判陳用極曰此行
成敗未可知而國家所繫甚大今陳帥委蛇如此倘
隨勢傾倒其如王命何遂以往來通議事曰懋第決
之而洪範遂心氣于左右謂吾人通事曰我奉祭告
先帝並酬謝貴國之命北來貴國以為我

先帝成服故不敢先之以兵奈何以吏館授行人且我
奉御書聘幣至境若以屬國相見我必不入義盡召
立師出有召我何恤哉往還再四朝士亦未知江左
靈寶心甚憚憊第乃議以鴻臚寺處使臣遣官騎迎
之建旄來與肅隊而入十四日內院滿洲大學士劉
林見使臣曰何不朝見憊第議禮定然後可見劉曰
禮如何行曰昔天朝出使外國王皆稽首迎拜今
貴國為

先帝成服是有禮于我但以客禮相見耳劉曰大清皇

帝即位不聞爾福王朝貢又以天朝自處且欲我行
客禮見罪茲懋第曰本朝不知貴國之事以貴國有
禮于我故命使臣謝自應以客禮相見亦國家不幸
罹此大變今皇帝正位總統國中興大業汝何言朝
貢也劉曰福王奉何人命僭位懋第曰

先帝遇變升遐豈有遺詔今皇帝為

先帝之弟兄終弟及率土歸心奉天總統所宜然耳若
何許人敢言僭位劉曰既知崇禎帝死若何不死懋
第曰若所言可以責任諸臣不可以責亦心奉

先帝命督兵勦賊月餘始聞變我國為今日計徒死何益劉曰既勦賊破京師時爾作何事懋第曰我奉命勦張獻忠犯京師者季自成也我聞變即勦兵北行路聞貴邑已驅賊却燕若我即來非殺賊是勦乎爾國矣且若所言不過借詞難我譬如往年爾國入犯而琉球高麗驟滅爾國可以責守國諸臣其將兵入犯者爾何能罪之時懋第聲色俱厲而洪範馬紹愉唯默不言懋第復曰莫說我江南小我江南儘大國曰誰言大懋第曰亦說也洪範以懋第色變遽曰

此大事也非可一日而決明日再議耳劉遂去洪範
給愉俱心危之明日劉復來所言大略如前而終以
福王僭位為辭懋第曰始雖福王今已正大統即位
為天下主汝所言多不通理且我來祭告

先帝酬謝貴國非以降及講和來安得以屬國相見若
所行可復命非即專之不可復命我必不行有死而
已劉曰如此且發國書來看懋第曰御書以與國王
若何得預看劉曰且已但欲見王頭行臣禮洪範謂
懋第曰不如先見王再議他事懋第曰此來本為祭

告

先帝無他事可議若相見禮少錯愧無一事如命矣我
必以死爭之洪範曰既不可相見姑以金帛先之懋
第因舉示曰銀兩以賞陵工軍匠金帛以謝國王悉
數之以付副。微笑而去私贊懋第曰此中國奇男
子也時清兵初入不深悉中朝事兩日所辦皆中朝
人授之也而懋第慷慨勁烈辭旨益堅故清亦不得
有加于使臣而心甚重之饋餉禮貌甚隆懋第遣叅
謀通判陳用極旗數副將王廷翰以謁陵事請令旨

報言崇禎己亥可母往懋第竟不得至行乃陳太宰
斯柔率將士北向哭于帝廟三日都人聞者莫不流
涕守卒康其事以告王益重之而欲生殺懋第懋第
終不屈約洪範論江南降爵為侯洪範許之二十七
日忽數騎至遣行出永定門相次合百騎以從日行
六十里而使臣所從騎卒尚八百餘十一月初五日
止滄州十里鋪入數騎從者大人來迎懋第給諭還
獨遣洪範行騎卒有從懋第給諭北者有從洪範南
者嘗不之問而清己祭告蚩尤之旗發兵南下矣是

日入滄州城宿守者朴廉懋第謂將士曰使臣以留
為榮亦死無憾若等從我固當然俱死無益不若盡
止滄州亦一燕觀動靜然後發疏遣人馳奏翌日從
數騎北發而左營副將張友才後營副將楊逢春節
司劉英軍士三百餘人止滄州懋第既返止太醫院
空署中避禁頗嚴疏未得發久之懋第上攝政王或略
曰懋第奉命北行以禮治兵所以通兩國之好今無
故稽亦使士馬日吁庸癸則後之持節者誰復不避險
阻以圖國是必致上千天和下戕民命亦非貴國之

利也故上攝政王令內院喻懋第靜聽之勿有違越而却劉葵司遊擊樊通往來偵事明年乙酉春正月劉葵及參謀曹遜金鉉入訊盡聞不得通夜踰垣而入見懋第曰近者人以利害之說動我指壁書示之生為明臣死為忠鬼此吾志也又以上攝政王啟示遜曰此故足為使節光熱今日之事有可否而無成敗懋第曰我心如鐵石亦聽之而已三月十九日大行皇帝棄群臣百姓已匝歲懋第得一雞奉表祭告大哭雙眦盡血復為文以隻雞尊酒祭告從難

諸臣言懋第雖不能死以此祭也嗟乎傷哉四月
發疏藏之蠟中遺金鍊及都司楊三泰馳金陵奏之
而江淮方阻兵不得達比至五月金陵竟失守矣曹
遜以告懋第曰如何懋第曰此事皎然如日月我志
已決毋煩言閏六月十五日以江南既平再下薙髮
之令諭懋第使降且髡懋第不從中軍副將文大選
首髡如詔且勸懋第降懋第大怒麾從官立杖斃之
事閏十九日捕下刑部刑部曰何不早剃頭降而擅
自以杖殺人懋第曰我頭可斷髮不可剃我奉命北

使已辨一死豈肯自敗于今日與犬羊為伍且父大
選剃頭倡叛恨不以軍法梟示通衢非自行非法殺
我人與若何與可速殺我遂下獄二十日加鐵鎖三
枷入內朝懋常束冠白袍不北面南向坐于庭下攝
政王心雅重欲生懋常且重用之以問在廷漢臣曰
卿等云何侍郎陳昌夏曰為崇禎來可饒為福王來
不可饒懋常曰若言今上是

先帝何人且若中先朝曾元今日何面目在此與吾說
話侍郎語塞不復言兵部侍郎某曰先生何不知與

廢懋第曰先生何不知廉耻于是庭臣無復言者攝
政王曰爾既為明臣何食清朝粟半年而猶不死懋
第曰爾入據亦朝之粟反謂我食爾粟耶且古之致
力中原亦有藉退狄之食者我國家不幸罹此大變
聖子神孫豈遂無人我今日止有一死又何多言攝
政王色變揮出漸之左金都御史趙開心欲起救懋
第同列掣其裾止之趙不得前遂撫懋第之宣武門
外菜市口懋第昂首高步神氣自若既至南向四拜
端坐而後受刑劊子楊某揮淚稽首懋第前跪泣不

止少頃徐起舉鑽亦不憚滿人之在左右也是日大
風晝晦都人士奔走流涕拜送者不可數計懋第既
擁出朝趙周心始得前啟王曰殺之過足以成其名
不如釋之攝政王將可其奏而懋第已死矣先是覺
令貽下馬給愉庠所從將士悉剃頭以降而懋第參
謀通判陳用極傳宣遊擊王一斌都司劉統王廷佐
千總張良佐俱不剃頭同日遇害遊擊樊通收殮懋
第于彰義門之白馬坑陳等五人亦並瘞初懋第之
生也內院大學士洪承疇而之懋第比之此鬼也曰

承時統制三邊松峯之敗身殉兵革

先帝賜祭加顯几壇優以卹蔭承時死久矣若何得復
存若來者鬼也洪且至前微與言卒不得發而罷他
日內院大學士李建泰訪之聞者通謁楚第曰老奴
尚何得存

先帝特寵辭之督兵勦賊既不以身殉國淮又降而仕
清此老奴尚何面目見我李聞遂不敢見而去嗣後
朝臣漢士往往欲見之者率嗤面不拒可見朝士亦
憚見之或不得已一投謁以示不絕也及江南隔閡

懋第題詩云峽圻巢封歸路迎片雲南下意如何寸
井冷魄消難盡爲作寒煙繼不磨訖如其言是月二
十五日渝州守知懋第已被難語楊逢春張友才令
諸將士散去一時號泣遂解散去明年丙戌六月十
九日洪陳範病將死亟言左懋第至遂死始洪範之
持節也江南以通好重寄命陳事成世加侯爵而洪
懋第通逆左人語入燕盡以江左情實告清而心責
懋第及還又率大清南征之兵以先既平江南懋第
見殺而洪範受爵為侯明年而卒為懋第忠魂所殛

按劉統字君常宣城人任俠有節氣後為黃大將
軍薦授遊擊所向無敵殺敵千百軍中號為藍面
將以其面兩旁皆青也乙酉六月二十日從左公
仗義不屈節同陳用極王一斌等五人被害時大
風走沙石屋瓦皆飛燕京為之罷市

嘉慶戊辰五月廿一日少河閱目



左實石侍郎之列不待言矣其平殺陳洪範於
身後故涉於恤亦所以以人不平之氣者也國
初凡三案一則侍郎一再則錢鳳曉之報謝陞
三則黃靖公之儲諸國錫殺田雄或曰是皆遺
民造為此言曰然則司馬官之亦受此言而通鑑
不之非何也亦人心之公也

鮑琦身自外編一則已而自其口出於其手錄